

音韵学研究

第三辑

中国音韵学研究会

右83



音 韵 学 研 究

第 三 辑

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

中 华 书 局

本辑出版之经费，部分承旅美侨胞薛涵秋老先生资助，谨此致谢。

中国音韵学研究会

音 韵 学 研 究

第 三 辑

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16·25印张·540千字
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-1500册 定价：19.65元

ISBN 7-101-01296-5/H·115

《起数诀》研究

李新魁

《起数诀》是《皇极经世解起数诀》的简称，作者是宋代的祝泌，书成于公元一二四一年（宋淳祐元年）。《起数诀》是一部很有特点的等韵图，它编纂的目的虽然在于阐扬宋人邵雍《皇极经世书·声音唱和图》的学说，带道家者流讲究阴阳术数的味道，现在见到的版本也漫漶讹误颇多，研读不便，但是由于它编制的体例甚有特点，并在颇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，因此，对等韵学和语音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。

一、《起数诀》与《声音唱和图》

《声音唱和图》是北宋学者邵雍所作的《皇极经世书》的一部分。邵雍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，《皇极经世书》是他讲究阴阳数理的著作，而《声音唱和图》是他用声音的分解和拼配来阐扬天地交济、阴阳配合的道理的。他说：“物有性情形体，则有声音，有声音则有律吕、有唱和。律吕者，天地之变化交；唱和者，阴阳之感应合也。”他把律吕声音的唱和（拼合）看成是天地之交、阴阳之合，并以此来宣扬天地变化、阴阳感应的道理，所以叫做“声音唱和图”。他所说的“声”，是指韵类，“音”是指声类。他把“声”分为十个大类，叫做“天声”；把“音”分为十二个大类，称为“地音”。同属一声的，又分为辟翕及平上去入；同属一音的，又分为清浊及开发收闭。声与音相拼合就成为一个音节。他的唱和图，上列声，下列音，用以表示“天地之别”，他用天的“四象”（日、月、星、辰）来配合声音中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的差异，用地的“四象”（水、火、土、石）来应合开、发、收、闭发音的不同。他的这部《声音唱和图》虽然附会上阴阳数理、天地四象等说法，但是，由于邵雍长期居住在洛阳，他根据当时汴洛一带的语音来安排这个声音图，所以在颇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的语音面貌。

祝泌生活在南宋初期，他为了进一步阐发邵雍这个《声音唱和图》的义蕴，根据邵氏所定的一百一十二声和一百五十二音的框框，参考当时流行的几种韵图，写成了这部《起数诀》。他以邵雍《皇极经世书》的理论体系为基础，进一步用等韵图的格式来说明声音在“数”上的表现，所以把书名称为《皇极经世解起数诀》。他在自序中说：“皇极用音之法，于唇、舌、牙、齿、喉、半（舌齿）皆分轻与重。声分平、上、去、入；音分开、发、收、闭，至精至微，盖声属天阳而音属地阴，天之大数不过七分，而声有七韵；地之大数不过八分，而阴数常偶，故音有十六，不可缺一，亦非有余也。余学皇极起物数，皆祖于声音二百六十四字之姆，虽得其旨而未及发扬。偶因官守之暇，取德清县丞方淑《韵心》、当涂刺史杨伋（原书误作俊字）《韵谱》、金人

《总明韵》相参合,较定四十八音,冠以二百六十四姆,以定康节先生(指邵雍)声音之学。”他所参考的《韵谱》和《韵心》,可能就是宋人张麟之在《韵镜》序中提到的《韵谱》和《切韵心鑑》。杨倓的《韵谱》今已亡佚,从《起数诀》的具体内容看,确是表明《韵谱》与《韵镜》、《通志·七音略》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。

《起数诀》依据《声音唱和图》分韵母为一百十二声,声之内别为平、上、去、入,配以日、月、星、辰这些标目;又分声母为一百五十二音,分为唇、牙、喉、舌、齿等音,从大的骨架上看,两者是相当一致的,但我们如果细加分析,就可以发现它们同中有异,《起数诀》在形式上和内容上,和《声音唱和图》是有不小的差异的。

邵书分韵母为一百十二声,总为十声图,称为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……等,祝书不用一般汉字代表韵部,而易以《广韵》的韵目,变邵书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之次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。祝氏之图将《广韵》的二百〇六韵纳入这一百一十二声之中。邵书虽然分韵母为十声,但八、九、十三声无音无字,实际上只有七声,所以祝书也把韵母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七类,将《广韵》二百〇六韵分配入这七声之中,七声所统辖的韵类次序,与邵书基本上是一致的。

邵氏所定十声图的列字如下(字下注《广韵》韵目,图中○号表示有“声”无字。八声、九声、十声是无“声”无“音”,不成音节,邵书用●表示,这里删去不录。):

		平 日	上 月	去 星	入 辰			平 日	上 月	去 星	入 辰
声	辟 翕 辟 翕	多歌 禾戈 开哈 回灰	可哥 火果 宰海 每贿	个箇 化诃 爱代 退队	舌锦 八黠 ○ ○	声	辟 翕 辟 翕	妻齐 衰脂 ○ 龟脂	子止 ○ ○ 水旨	四至 帅至 ○ 贵未	日质 骨没 德德 北德
二	辟 翕 辟 翕	良阳 光唐 丁青 兄庚	两养 广荡 井静 永梗	向漾 况漾 豆曠 莹径	○ ○ ○ ○	声	辟 翕 辟 翕	宫东 龙钟 鱼鱼 乌模	孔董 雨肿 鼠语 虎姥	众送 用用 去御 兔暮	○ ○ ○ ○
三	辟 翕 辟 翕	千先 元元 臣真 君文	典铣 犬铣 引珍 允准	旦翰 半换 艮恨 戛愿	○ ○ ○ ○	声	辟 翕 辟 翕	心侵 ○ 男覃 ○	审寝 ○ 坎感 ○	禁沁 ○ 欠梵 ○	○ 十缉 ○ 妾業
四	辟 翕 辟 翕	刀豪 毛豪 牛尤 ○	早皓 宝皓 斗厚 ○	孝效 报号 奏候 ○	岳觉 霍铎 六屋 玉烛						

祝氏根据邵雍这个十声图的列字,编成一个“一百十二声目录并入卦”表,只列《广韵》韵目,从这个入卦表可以看出祝氏所列与邵书的异同。入卦表如下:

日月星辰之日声

	乾平日日声	央上月日声	大有去星日声	大壮入辰日声
甲	歌	哥	箇	薛
乙	阳	养	漾	药
丙	先	铤	翰 霰	曷 薛
	仙	猕	线	薛
	寒	旱	翰	曷
丁	欢	缓	换	末
	萧	巧	效	觉
	宵	篠	啸	药
戊	齐	小	笑	质
		止	至	
			霁	
己	东	董	废	屑
	冬		送	屋
庚	侵	寝	宋	沃
			沁	緝

日月星辰之月声

	履平日月声	兑上月月声	睽去星月声	妹入辰月声
甲	戈	火	过	黠
	麻	马	祢	辖
乙	歌	哥	过 箇	铎
	唐	荡	宕	觉
丙	江	讲	绛	月
	元	阮	愿	没
	痕	很	恨	
	魂	混	愿 问	
	山	产	禪	辖
	删	潜	谏	黠
	豪	皓	号	铎
戊	爻	小	效	觉
	支	纸	至	没
	之	止	寘	昔 职

己 钟
庚 淳

肿
準

用
稔

烛
绢 术

日 月 星 辰 之 星 声

	同人平日星声	革上月星声	离去星星声	丰入辰星声
甲	哈	海	代	没
乙	青	迥	祭	末
丙	清真臻	静	径	锡
		軫	劲	昔
		準	震	质
丁	尤	厚	稔	栻
	侯	有	候	术
戊	幽	黝	宥	屋
	登	等	幼	
己	蒸	拯	嶝	德
	鱼	语	映	职
庚	虞	麌	御	屋
	覃	感	遇	
	谈	敢	酹	曷
			阍	盍
	威	嫌	勘	合
	凡	范	陷	洽
	衍	檻	梵	乏
			鑑	狎

日 月 星 辰 之 辰 声

	无妄平日辰声	随上月辰声	嗑去星辰声	震入辰辰声
甲	灰	贿	队	黠 没
	皆	駭	夬	
	佳	海	代	末
		蟹	卦	
乙	庚	梗	祭	陌
	耕	耿	径	麦
			净	

丙	文	準	恩	勿
		吻	问	迄
	欣	隐	歛	
丁	微	尾	未	勿
戊	脂	旨		德
己	模	姆	暮	屋
庚	严	广 俨	酹	葉
	盐	琰	艳	
	添	忝	榛	帖

这个入卦表在次序、韵目、分类、配对诸方面，与邵氏的十声图大体符合，但也有一些差别。撮要表述如下：

(一) 在排列次序上，两书大体相同，邵书声一列果、假、蟹摄(开尾)，声二列宕、江、梗、曾摄(-ŋ尾)，声三列山、臻摄(-n尾)，声四列效、流摄(-u尾)，声五列止、蟹摄(细音)、声六列通、遇摄(-ŋ、u尾)、声七列深、咸摄(-m尾)。祝书一“声”之内，从甲至庚，基本上也按此次序排列。

(二) 邵书的声图直接标明汉字，不用韵书中的韵目(上表中的《广韵》韵目是我们为便于参照注上去的)，而祝书则使用《广韵》的韵目，但用字与《广韵》略有不同，如以欢表桓(避宋钦宗讳)、以火表果，以爻表肴(从《集韵》)，以辖表辖等。

(三) 在韵类的归纳上两书大体一致，邵书的七声归纳了许多不同的韵部，这些归在一起的韵类，表明它们的读音已经相同。如邵书以庚梗径相配，表明庚青相混；以先翰相配，表明先寒主要元音已经相同；元铎换相配，说明元先桓的读音无别；真恨相配，表示真痕合一；文準恩相配，说明文淳魂混同；豪效相配，表明豪肴一二等不分；尤厚候相配，显示尤侯的主元音相同；齐止至相配，表明齐之脂混一；脂未相配，也表示脂微混而不分，等等。邵书对这些韵类的归纳、配对，大体上都为祝书所继承。如祝书以先仙寒欢(桓)合为一类，与邵书之归并相同；齐止至同列(四声相贯)，也和邵书无异；戈麻归一，也同于邵书的以化(禡韵字)配禾(戈韵字)；豪爻同类，也和邵书的豪效相配是一样的。

在归类和配对上，祝书也有不同于邵书的地方，如：

(一) 以萧配巧效觉，不合于邵书，且与《广韵》不合，萧或为豪字之误。

(二) 桓韵在邵书中是与元相配的，合为一类，祝书则以桓(欢)与寒仙先同为一类。从邵书看，元韵固然也可认为是与先仙寒合为一类，周祖谟先生《宋代汴洛语音考》说：“《等子》云删并入山，先并入仙，仙元相助，皆诸韵读为一类之证，惟稍有洪细之分而已。旧韵元韵与魂痕为一类，今依图(案指邵氏之十声图)当在山摄无疑。刘氏《切韵指南》云：‘元韵当与仙韵通押，不当合入魂韵。’今由图观之，元之入仙自北宋已然矣。”邵书以元韵与换(桓韵之去声)相配，属先寒韵之翕音，不与痕魂等韵相涉。但祝书却以元痕魂山删合为一类，显然与邵书有别，元之合魂，仍存“旧韵”之旧。

(三) 祝氏将淳韵列为“月声”(相当于洪音的合口)，以与“日声”(相当于洪音的开口)的

侵韵相配,作为侵韵之“翕”,实为不伦。

(四) 祝氏将之韵列在“月声”(合口),不合,之韵不当入合口。

(五) 邵书声二之辟音以丁(青)、井(静)亘(磴)平上去相配,表明青韵(属梗摄)与登韵(属曾摄)已经合一,但祝书以登蒸韵与青清韵分列,与邵书不合。

(六) 邵书的入声韵字只配阴声韵,而祝书则兼配阴声韵和阳声韵。所配的阴声韵也略有不同。邵书以鎋韵配歌韵,祝书则以薛配歌;邵书以十(緝)配翕而不配辟之侵;以妾(葉)配翕而不配辟之男(覃);祝书则以緝配侵,以葉配严盐,较邵书为合理。

祝氏这个一百十二声入卦表是参照邵氏的十声图编定的,但在正文各韵图的编排中,各韵的次序并不依从这个入卦表,而是参用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的韵次,与《通志·七音略》大体相同。入声韵与阴阳声韵相配,也不尽如入卦表,如正文以质配脂,入卦表以德配脂;入卦表魔韵没有相配的入声韵,但正文配之以黠;入卦表佳韵也没有入声韵与之相配,正文也配以黠;入卦表以緝配淳,正文配淳的是术;入卦表以薛配先,正文配先的是屑;入卦表以薛配歌,正文却用铎;入卦表配戈的是黠,正文也用铎;入卦表以曷配覃,正文配覃的是合,等等。由此可见,祝氏在编排韵图的过程中,更多地是参用其他韵书,而不是全按邵氏的十声图或他自己的入卦表来列字的。

邵雍的《声音唱和图》将声母概括为十二音图,每音分为四位,共分四十八音,每音调以平上去入,可以化出一百九十二音,除一些无“声”无“音”的音节(邵书以■表之)外,共存一百五十二音。邵氏所列的十二音图,情况如下:

音类	开水	发火	收上	闭石	音类	开水	发火	收上	闭石	音类	开水	发火	收上	闭石
音一	清油	古	甲	九	癸	清油	卜	百	丙	必	清油	思	三	足
	油	□	□	近	揆	油	步	白	备	鼻	油	寺	□	象
	清	坤	巧	丘	弃	清	普	扑	品	匹	油	□	□	■
	油	□	□	乾	蚪	油	旁	排	平	瓶	油	□	□	■
音二	清油	黑	花	香	血	清油	东	丹	帝	■	清油	■	山	手
	油	黄	华	雄	贤	油	兑	大	弟	■	油	■	士	石
	清	五	瓦	仰	□	油	土	贪	天	■	清	■	□	耳
	油	舌	牙	月	尧	油	同	覃	田	■	油	■	□	二
音三	清油	安	亚	乙	一	清油	乃	妳	女	■	清油	■	庄	震
	油	□	爻	壬	寅	油	内	南	年	■	油	■	牟	□
	清	母	马	美	米	油	老	冷	吕	■	油	■	义	赤
	油	目	兒	眉	民	油	鹿	萃	离	■	油	■	崇	辰
音四	清油	夫	法	□	飞	清油	走	哉	足	■	清油	■	卓	中
	油	父	凡	□	吠	油	自	在	匠	■	油	■	宅	直
	清	武	晚	□	尾	油	草	采	七	■	油	■	坼	且
	油	文	万	□	未	油	曹	才	全	■	油	■	茶	呈

关于这十二个音图所反映的语音特点,请参看周祖谟《宋代汴洛语音考》,这里不赘。

祝氏依据这个十二音图所定的音,编成一个“一百五十二音入卦”表,弁于卷首。这个入卦表反映了祝氏对声母的分类。现把祝氏的表列后,然后再述说它与邵氏所分之异同(原表中注有各种卦名,这里略而不录)。

	开清 浊	发清 浊	收清 浊	闭清 浊		开清 浊	发清 浊	收清 浊	闭清 浊
唇 一 二 三 四	夫 卜 普 朴 旁 步 母 目	法 百 朴 朴 排 白 马 兑	丙 丙 品 备 平 鼻 美 民	飞 必 匹 鼻 瓶 民	齿 一 二 三 四 五	走 走 草 采 曹 才 思 三 寺 士	哉 庄 采 叉 才 茶 三 山 士 士	足 震 七 尺 全 星 手 星 象 石	
舌 一 二 三 四	东 土 同 兑 乃 内	丹 卓 贪 垢 覃 大 妳 南	帝 中 天 且 田 弟 女 年		喉 一 二 三 四	黑 父 武 黄 安 自 文 文	花 凡 晚 华 亚 在 万 爻	香 雄 乙 匠 王 王	血 吠 尾 贤 一 寅 未 寅
牙 一 二 三 四	古 坤 舌 五	甲 乍 巧 巧 牙 瓦	九 丘 坎 近 月 仰	癸 弃 虬 揆 尧 尧	半 一 二 三	老 鹿 冷 萃 崇 宅	吕 离 耳 二 辰 直		

祝氏这个入卦表所用的一百五十二个“字姥”(即字母)与邵书相同,但各字母的分配(即与宋代三十六字母的配合)却与邵书不一样。祝氏正文所列的韵图,即以这一百五十二个字母轮流作为声母的标目,由于所用的声母标目与其他等韵图不一样,所以必须弄清楚这些字母与传统三十六字母配对的关系,认准它们各代表何母,并且掌握这个入卦表对一百五十二个字母的分配与邵书的异同。概括起来,祝氏这个入卦表的排列与归类,有许多方面与邵书不同。现概述如后。

(一) 祝氏将轻唇音“夫法飞”等列为“清音”,占去了重唇音“卜百丙必”的地位,卜等算是“浊音”,其目的是要将轻重与清浊配合起来,唇音分轻重,而以双唇为重,“重”要配“浊”,所以双唇音就要列为“浊”,而“普旁母”等送气音和浊音的双唇音却列为清音而与轻唇的“夫法飞”等同为一类,这就破坏了轻重唇音分类的系统性。邵书是以“卜步普旁”及“夫父武文”等归类的,而祝氏却以“夫”杂入“步普旁”,成了“夫普旁母”。“夫”不是双唇音,却与双唇音“普旁母”相配。

(二) 邵书分全浊音字为两类,后代读为送气清音(平声)的“旁排平瓶、同覃田、曹才全、乾虬”等为一类,以与送气清音“普朴品匹、土贪天、草采七、坤巧丘弃”等相配;后代读不送气清音(仄声)的“步白备鼻、兑大弟、自在匠、近揆”等,与不送气清音“卜百丙必、东丹帝、走哉足、古甲九癸”等相配。祝书全浊音基本上不分两类,它以“旁排平瓶、同覃田、曹才全、乾虬”等为“清”,“以步白备鼻、兑大弟、近揆”等为“浊”,而与“曹才全”相配的浊音(后代变不送气清音)“自在匠”等,却不配“曹”等字,而将它列入喉音影组一类,与“安亚乙”相配。为什么要

这样做呢？这是因为祝氏把照组字作为精组字的浊音（他在“卷首”说“齿音分清浊”，他以精组为清音，照组为浊音）。由于浊音的位置为照组和知组（知照组相混）的浊音“茶呈”所占，结果就将“自在匠”等真正的浊音排到影组去作为影组的“浊音”了。这种排列法是很不合理的。另外，照组的“浊音”“乍”字（邵书以之配“庄震”）也以同样的原因没有位置可列而排入见组作为“古甲九”相配的“浊音”了，这也是不妥当的。

（三）邵书以知组字列为“音十二”，自成一类，次于照组之后，但祝书以知组字“卓中、坵丑”配端组字，作为端组（清音）相配的浊音，而澄组的“茶呈”两字则拿来配“才全”而与“庄叉、震尺”同列，可见澄组字已与床组混同。

（四）邵书以精组字列为“音八”，与列为“音十一”的照组字分立，但祝书以照组字为精组字的“浊音”，以照配精，与邵书也不合。由于以照组字为精组之“浊音”，结果使一些真正的、传统所指的全浊音字只好排入他处。

（五）祝书以奉母字“父凡吠”等列为晓组字“黑花香血”相配的“浊音”，也与邵书以奉组字配非敷组字的做法不同。

（六）祝书以“武晚尾”等仄声的微组字与匣组字“黄华雄贤”等相配，前清后浊，此也与邵书之以微组字自相为配（以“文万未”配“武晚尾”）不同。祝书又以平声微组字与喻组字“爻王寅”相配，前清后浊，这也与邵氏以喻配影不同。

（七）祝书以疑组字之平声“吾牙月（入声）尧”为清音，以仄声字“五瓦仰”为浊音，恰与邵书相反。祝氏之所以这样配对，主要是仿照全浊音字的排列法。全浊音字是以平声字为清，仄声字为浊的，祝氏对次浊音字也这样排列。但是泥组字却以“乃妳女”为清，“内南年”为浊，明组字以“母马美米”为清，“目兕眉民”为浊，与疑组不大一样。这说明祝氏对次浊鼻音字的排列法也没有定准。

（八）祝氏以床组字“崇宅辰直”（澄组混入床组）等与来日组字相配，合为“半”音。按半舌半齿音本只有来日组，此以床组与之相配，表明床组大概已读为擦音（可能是[ʃ]），故用以配日母。这一点，倒是与邵书以日母字配审禅组字的情况相合。禅组（祝书与邵书实际上是床禅不分）也是读为擦音。

（九）邵书以全浊音字分为两类，平声一类配次清音，仄声一类配全清音。祝书合为一类，以平声字为清、仄声字为浊。另有一些仄声字配入其他音类（见上文所述）。又邵书所说的清与浊，是使用传统韵图的概念，如“古甲九癸”是清，它们属见组，“近揆”是浊，属群组。祝书的清浊，概念却有不同。他以唇音分为轻重，齿音分为清浊，舌音也分为轻重，轻与浊合一，重与清合一，所以，他把声母也分为清、浊两大类，帮组属清，非组属浊（此依韵图所列，卷首入卦表则相反），端组属清、知组属浊，精组属清，照组属浊，其他的牙、喉、半舌齿音不分清浊。这样，祝氏所说的清浊（轻重），实是指声母发音部位的差异而言。当然，祝氏也使用传统韵图关于浊音的概念，他所编排的一百五十二音入卦表，把中古韵书中的全浊音字中的平声字列入清音，把仄声字列入浊音，这大概意味着在祝氏的时代，全浊音的平声字已变为清音，而仄声字却仍保持读为浊音，所以祝氏这样处置。由于祝氏对清浊的区别包含两种不同

的概念,一是指声母的发音部位,一是传统的清浊的分别(发音方法),所以他排列的一百五十二音入卦表,何种字母入清,何种入浊,便显得有点混乱。如“夫”是轻唇音,属清,“卜”是重唇音,属浊(依入卦表),这是就发音部位来区分的;“同”是清音,“兑”是浊音,这是就发音方法来区分的(两字同属全浊音定组,“同”是平声字,后代变为送气清音,当时大概也已变为清音;“兑”是仄声字,当时仍读浊音)。这与邵书单以发音方法分辨清浊是不同的。

以上所述,扼要地比较了《起数诀》与《声音唱和图》的异同。一方面可以了解到《起数诀》理论基础的本源,另一方面也可以知道它在某些方面的创新及与《声音唱和图》的歧异。这两方面,对于我们深入探讨《起数诀》一书的构成,是非常重要的。

二、《起数诀》分图列等的特点

《起数诀》的分图列等颇有特色,与宋代的其他韵图如《韵镜》《七音略》《四声等子》《切韵指掌图》等均有不同。宋代韵图编纂的总原则是:开合不同则分图,洪细有别则列等。《起数诀》的编制,当然也运用这些原则,但具体的安排及分类却有其特殊的地方。这就构成了《起数诀》有别于宋代其他韵图的诸般特点。

《起数诀》接受了《声音唱和图》“开发收闭”的概念,并把这些概念作为分立韵图的大原则。邵书的“开发收闭”,大体上相当于一般韵图所说的一二三四等。开发属洪音,收闭属细音。就邵氏十二音图所列,“开”一类是一等字,“发”一类就不全是二等字了(其中已杂有一、三等字,如“丹采覃”等属一等,“凡晚万”等属三等),“收”一类基本上属三等(也杂入四等字,如“帝弟天田”等),“闭”一类则是三四等混列,这是因为宋代之时,三四等韵字已基本合流了。因此,邵书的分“开发收闭”,本就已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准。其实,邵氏所说的“开发收闭”,与其说是从韵类方面说的,不如说是从声类方面说的。因为一二三四等的概念,是与声母的类别密切结合在一起的。就邵氏的区分来说,“开”音包括除知、照组以外的各组声母字;“发”音及“收”音包括所有各组声母字,闭音只包括喉、牙、唇音,即见组、晓组、帮(非)组字。

祝氏运用“开发收闭”作为分图的第一个根据。他对什么是“开发收闭”没有作理论上的说明,只是在卷首“声音说”一节中说:“凡字之叶姥者若谓之音,唇、舌、牙、齿、喉之所发也。五者有形,故为阴音而属方图东南位,十六卦以之分开、发、收、闭。”语属玄虚,殊难捉摸。但它们与五音并举,当然也与声母上唇、舌等五音的分类有关。要之,祝氏所分之“开发收闭”,主要是指等列上的差异,而等的观念,是关乎韵母的洪细及声母发音的部位的。

从祝氏分列的韵图来加以归纳,可以对他所说的“开发收闭”下一个界说:

整个韵图中所列的字,以一等韵(及一等声)字为主的,称为开;以二等韵字为主的,称为发;以三等韵字为主的,称为收;以合口字为主的,称为闭。四等字因为与三等字合流,所以也并在三等字之内。

祝氏使用来分图列等的另一个标准是清浊。首先,他把中古汉语的声母分为清浊两大

类,清音的声母包括:

唇:帮滂并明	舌:端透定泥	牙:见溪群疑
齿:精清从心邪	喉:晓匣影喻	半:来

浊音的声母包括:

唇:非敷奉微	舌:知彻澄娘(实已合入照组)
牙:见溪群疑	齿:照穿床审禅
喉:晓匣影喻	半:来日崇(床)

他在邵氏四十八音的基础上分为清、浊两类,各得二十四音(实际上清音组是没有日、崇两母的)。二十四音是祝氏对声母系统的基本分类,所以他在卷首“切字姥开指”一节中举了各组字母(姥)作为这二十四类声母的总括。兹举其中一组如下:

唇:卑批皮眉	舌:低梯提尼	牙:奇欹其宜
齿:支螭驰诗时	喉:戏兮伊夷	半:离而持

声母所分的清浊两类,是与“等”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。清音类的声母,主要是指一、四等字(端、精组只有一、四等),浊音类的声母,主要是指二、三等(知、照组只有二、三等)。所以,祝氏韵图中分划为四格,表示四个等列,主要是按声母的清浊来列字的。他既按清浊分等(当然也结合开、发、收、闭),也按清浊分图。就分图来说,他把同一个开、发、收、闭的图,分为清、浊两版,事实上也就是一音之中再按清浊分为两图。如二等江韵字,他分为“发音清”和“发音浊”图,前者列帮、见、晓组字,后者列知、见、照、晓组及来纽字;又如支韵也分为清浊图,“收音清”图列帮、见、精、晓、来组字,“收音浊”图列知、见、照、晓、来组字。由于按清、浊音分图,原来在一般韵图如《韵镜》《七音略》中合在一个图中的字,就分列为两个图了。这样一来,祝书的分图就比《韵镜》等多了一倍,这就是他分图多至八十个的原因。

声母分为清浊,并以清浊分图,而清浊又与“等”联系在一起(清音图主要列一、四等字,浊音图主要列二、三等字),所以祝氏心目中的“等”,是从声母方面着眼来分类的。他说:“(韵图)最上层是字姥,其下分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,每声又别四等者,古韵某字与姥音同位而字不同者多,故平仄四等各具四眼者,分全清、半清、半浊、全浊之等也。《总明韵》于每姥之字有一二三四者也。”他把各种声母字(他以“字姥”为代表)分为清浊不同的等,并分列于各个韵图中的不同位置上,就是基于他的按声母分清浊的理论之上的。

祝氏的分图,就把“开发收闭”与“清浊”的两重标准结合起来,定为开音清、开音浊、发音清、发音浊、收音清、收音浊、闭音清、闭音浊八类。“开发收闭”主要是关于韵母(元音)的洪细及开合的,“清浊”主要是关于声母的部位的。由于开发收闭等既包含洪细的不同,又包含开合的差异,这就把中古其他韵图分图列等的两项标准(开合不同则分图,洪细有别则列等)统一在一块了。而祝氏又按清浊分图,这就比其他韵图多了一层分图的标准,使韵图的数量大为增加。这一点,可以说是祝书的一大特色。

祝氏所列的韵图,就以“开音清”、“开音浊”、“发音清”、“发音浊”等作为各图的标目,标举于图右。各图之内,以作为声母标目的“字姥”列于最上一栏。各图使用的字姥,按该图标

示的“开发”、“清浊”的不同而定,如果是开音清,就列卷首一百五十二音入卦表中所列的“开清”栏内的字姥为标目,如“夫普旁母东土同乃”等,如是“开音浊”,就列“卜□步目□□兑内”等。各图轮番使用不同的字姥,一百五十二个字姥都出现于不同的图中。由于字姥繁多,且颇为混乱,称说殊为不便(下文提及各声母,均使用传统三十六字母的叫法)。但这正是祝书使用声母标目的一个特点,也是邵雍定下的一百五十二音在《起数诀》中的实际体现和具体运用。

一图之内,分为四栏,分列平上去入四声之字,声调的不同隐括在韵目的差异之中,韵目“东董送屋”,不单标明了韵类的不同,也兼表了声调的差异。一栏之内再分四格,表示四个等列,分列不同等的字。在列图的形式上,《起数诀》与其他韵图比较起来,倒没有什么特殊之处。

祝氏此书共分八十个图,各图的次序主要是依据《广韵》《集韵》的韵次。这一点,却与邵书不同。邵书只在声图和音图中列举了各韵、各声的某一部分代表字,并不展示韵书各个小韵的代表字,不是整部韵书音系的全面反映,祝书却与中古前期的韵图一样,全面地展现出韵书中的各个小韵,反映的是一个较为完整的音韵系统。这是《起数诀》一书参照《韵谱》等书编纂的结果。

一图之内,对各声类的排列,也与其他韵图基本一致,以唇音居首,其次是舌、牙、齿、喉、半舌齿音。特出之点是祝氏将床(崇)纽列于来日之后(居于图末),称为半舌齿音,所以他所定的“半”音,包括三个声纽。

三、《起数诀》所依据的韵书

《起数诀》与《声音唱和图》不同,它所反映的是中古韵书的完备的音系,属《韵镜》《七音略》一类的韵图。那么,《起数诀》所反映的是哪一部韵书的音韵系统呢?也就是说,是依据哪一部韵书制作的?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,必须拿它的列字来与宋代的韵书做一个比较。

《起数诀》各个韵图的列字,代表了韵书中的各个小韵,我们拿它与宋代的韵书《广韵》和《集韵》作一个全面的比较,发现它所反映的语音系统,不会超出宋代的韵书体系。它所使用的韵母分类,主要是《广韵》《集韵》二百〇六部的分类。从大的范围上,它不是依据宋代以前的韵书。从《起数诀》的列字来说,主要是使用宋代韵书的小韵代表字,个别音类是依据《玉篇》列字,如“开音清”图董韵一等见纽所列的“𪔐”字,不见于《广韵》《集韵》等韵书,而见于《玉篇》,古孔切;又如“闭音清”图很韵疑纽一等所列的“𪔐”字,也只见于《玉篇》,五很切。这些字的补列,不一定是直接采自《玉篇》,可能是据其他韵图间接录入的。

通过将《起数诀》与《广韵》《集韵》的比较,可以举出几个方面的情况来谈。

(一)《起数诀》的列字,许多与《广韵》的音韵地位不合(有些与《集韵》也不合)。这些不合,有的可能是《起数诀》手民之误。现见的《起数诀》有《观物篇解》的本子(《起数诀》附于其后,收入清“钦定四库全书”中),讹字和误植之处颇多。对于那些可以明确判定其有误书、误

排的字,我们不把它们计入与《广韵》音韵地位不合的范围之中。与《广韵》音韵地位不合之字,其中有许多有明显的规律性可寻,可以看到是此书对当时实际语音的反映。这样的字,我们也另加列出,这里主要撮录一些例子,以示此书在列字上与《广韵》的差异。另外,此书不合《广韵》而合于《集韵》的,在下文述及此书与《集韵》的关系时再行表出。

收音浊图纸韵列于图末床(崇)纽一等地位的徙字,《广韵》斯氏切,本当在心纽,但本书列于床纽一等(相当于邪纽)地位,不合。

收音清图支韵晓纽四等处所列的訖字(此位《起数诀》并例列訖、訖两字,实同为一字),《广韵》作香支切,当在晓纽。本书已于此图列了此字,但收音浊图中之支韵澄纽二等处又列此字,与《广韵》不合。此书之列訖字于此,殆误从偏旁之读音。又寘韵之随字,《广韵》作旬为切,当在邪纽合口韵处(当入闭音清图平声支韵邪纽四等),本书列入去声寘韵邪纽四等,与《广韵》不合。依照《广韵》,此位当列穉字,思累切(《集韵》也同《广韵》)。又闭音清图昔韵四等精纽处所列之莫字,《广韵》作之役切,当列于照纽三等处,本书列入四等,与《广韵》不合。

旨韵三等之疑纽标字,《广韵》牛肌切,当在平声脂韵,此入上声,与《广韵》不合。

至韵之唇音字痺(必至切)、屁(匹寐切)、鼻(毗至切)、寐(弥二切),本应列入开口(“收音清”)图内,本书将其列入合口(“闭音清”)图内,与《广韵》不合。

旨韵床纽(图末)一等之屎字,《广韵》作式视切,当在审纽,此入床纽一等处,不合。

旨韵照纽三等之柿字,《广韵》在废韵,方废切,入此位不合。此位当列旨字,本书将旨字列于此纽四等处,不合,当入三等。

收音浊图质韵(与脂旨至韵相配)床纽一等处所列之乇字,《广韵》鱼乙切,当在疑纽三等,入此位与《广韵》不合。

质韵唇音所列之笔、拂、弼、笔、必、匹、邨、蜜等,本应列入开口图(“收音清”),本书列入合口(“闭音清”),与《广韵》不合。

旨韵藥字,《广韵》如墨切,当在日纽三等,本书列入四等,而以𪛗字列于三等,不合。

至韵臻字,《广韵》作许位切,在合口,《集韵》改为许利切,则是开口。许利切当是四等,本书列入三等。此位依《广韵》本应列火季切之恤字,但本书将恤字列入“闭音清”图之四等,并于字下注“火季(切)”字样。

止韵滂纽三等所列之蔽字,《广韵》作匹蔽切,在祭韵三等,又芳灭切,在薛韵,列入此位不合。

志韵所列之矰字,《广韵》作即里切,在上声,本书列入去声,与《广韵》不合。

闭音浊图尾韵照三处所列之佳字(讹作佳),《广韵》在脂韵,职追切,入此位不合。

闭音浊图未韵照三处所列之既字,《广韵》作居豪切,在见纽开口,入此位不合。又穿纽三等处列气字,《广韵》去既切,在溪纽,入此也不合。

收音清图微韵明纽三等所列之晦字,《广韵》在灰韵,莫杯切,此列入微韵,表明灰、微已有混读之字。

收音清图御韵滂纽三等所列之獮字,《广韵》有两音,一在先韵布玄切,一在轸韵毗忍切,

入此位不合。又匣纽三等处所列之拂字,《广韵》在未韵,扶涕切,《集韵》作父沸切,俱在奉纽,本书列入匣纽,不合。然此可能表明奉纽字已变为[v]音或[w]音而与匣纽相混。

同图溪纽四等之诩字,《广韵》况羽切,当在晓纽,此列入溪纽,大概是依据后代况字变读为溪纽而列入溪纽处。

收音浊图鱼韵娘纽四等处所列之絮字,《广韵》息据切,在御韵心纽,此入娘纽不合,娘纽不当有四等。

语韵澄纽三等之著字,《广韵》直鱼切,在平声除小韵内,入此位不合。依《广韵》此位当列伫字,直吕切。

屋韵床纽三等处之缩字,《广韵》所六切,当在审纽二等,此列入床纽,不合。

开音清图模韵喻纽一等之倚字,《广韵》在过韵,安贺切,此字入此位,无据。喻纽不当有一等。

暮韵日纽一等之𪔐字,《广韵》无此字,按日纽不当有一等。

发音浊图卦韵知纽二等所列之媿字,《广韵》在荠韵徒礼切,入此位不合,依《广韵》此位当列臆字,竹卖切。本书将臆字列入合口图内。

皆韵滂纽二等所列之𪔐字,《广韵》在队韵,滂佩切,列此位与《广韵》不合。

海韵泥纽一等处列病字,此字《集韵》在蟹韵,女蟹切,此位依《广韵》当列乃字,奴亥切,但此书将乃字列于蟹摄二等处,与《广韵》不合,乃、病二字当易位。

发音浊图荠韵日纽三等所列之病字,《广韵》在海韵,如亥切,本书列入此位,乃依反切上字列字,然韵类则有不合。

发音浊图怪韵初纽二等所列之差字,《广韵》《集韵》俱无此小韵,此位《王韵》有瘞字,楚介切,此或为瘞字之讹。《广韵》差字又入卦韵,楚懈切,此或为卦韵之字。

发音浊图废韵晓纽四等所列之歌字,《广韵》在月韵,许竭切,当在入声,本书列入废韵,不合。

闭音浊图齐韵并纽四等所列之𪔐字,《广韵》作户圭切,与携字同一小韵,当入匣纽,此入并纽,不合。

闭音浊图怪韵审纽二等所列之𪔐字(讹作𪔐),《广韵》在祭韵,楚税切,当入穿纽,此入怪韵审纽,不合。

闭音浊图废韵疑纽三等所列之𪔐字,《广韵》作呼吠切,在祭韵内(寄韵),《集韵》收入废韵,许濊切,当在晓纽,此入疑纽,与《广韵》《集韵》俱不合。

发音清图泰韵影纽一等所列之𪔐字,《广韵》呼会切,当在晓纽,此入影纽不合。

闭音清图泰韵喻纽一等所列之𪔐字,《广韵》于岁切,在祭韵三等,本书列入一等,并于字下注一“祭”字,表示属于祭韵。

闭音清图真韵溪纽四等所列之𪔐字,此字《广韵》缺,《集韵》作乞邻切,收入淳韵,论切当在三等,此入四等,不合。

开音清图淳韵群纽四等所列之𪔐字,《广韵》无此小韵,《集韵》此字一作殊伦切,与纯同

一小韵,一作旨旬切,此两音入此位均不合。案《集韵》读为照三纽的小韵另有谆等的朱论切,旨旬切与此同一地位,疑旨旬切之旨字有误。

同图準韵溪纽四等之繫字,《广韵》丘尹切,当在三等,本书列入四等,不合。此字《集韵》与稠字同一小韵,稠字列入下一图三等,此又列,则系重出。

同图术韵来纽四等之律字,《广韵》吕恤切,当在三等,此入四等,不合。

发音清图早韵一等清纽瓚字,《广韵》藏早切,当在从纽,本书入清纽。又从纽一等之散字,苏早切,当入心纽,此入从,也不合。

发音清图仙韵喻纽三等列涎字,《广韵》作夕连切,在邪纽。本书所列,与《广韵》不合。

同图仙韵端纽四等所列之旂字,《广韵》作诸延切,当在照纽三等,此入端四,不合。

发音浊图仙韵晓纽三等,此位《广韵》有吗小韵,许延切,但此书将此字列于上图发音清图仙韵四等处,与《广韵》不合。

同图产韵晓纽所列之憊字,《广韵》在潜韵匣纽,下赧切,此列入晓纽处,不合。

同图弥韵娘纽三等所列之碾字,《广韵》女箭切,在去声线韵,与辗字同一小韵,不当入此位。依《广韵》此位当列趁字,尼展切。

收音清图仙韵晓纽四等所列之翺字,《广韵》作许缘切,当在三等,本书列入四等。又日纽四等所列之璫(当作璫)字,《广韵》而缘切,也当在三等,此入四等,不合。同图列于最末床纽之船字,《广韵》食川切,当在床三,此入四等,也不合。

同图弥韵滂纽三等之盼(讹作盼),《广韵》无此小韵,《集韵》有,在产韵,匹限切,当列于二等处,入此位不合。

同图弥韵疑纽四等之臈字,《广韵》子充切,当入精纽处。本书精纽所列之雋字,《广韵》徂充切,则当入从纽。《集韵》臈小韵中有雋字(《广韵》无),本书列雋于精,合《集韵》,但臈字则为复出。另《集韵》以雋小韵为粗充切,相当于《广韵》之徂充切,依《广韵》,则雋当入从,依《集韵》,则又当入清。

发音浊图元韵床纽三等所列之离字,无据。元韵无齿音字。

闭音清图萧韵清纽四等之鄮字,《广韵》在溪纽,苦么切,本书则列入清纽,不合。

同图篠韵溪纽四等列两字,一为磽,《广韵》苦皎切,在此位,一为赵字,入此不合。

发音清图交韵穿纽二等之饗字,《广韵》土刀切,当在透纽,此入穿纽,不合。

同图爻韵来纽二等所列之犖字,《广韵》作吕角切,在觉韵,入此位不合。此位《广韵》有𪔐,力嘲切,《集韵》力交切。

同图宵韵溪纽三等之漂字,《广韵》在滂纽四等,牋招切,入此位不合。依《广韵》此位当列趁字,起器切。

同图小韵晓纽四等之耗字,《广韵》在去声号韵,呼到切,此入上声小韵,不合。又匣纽四等之号字,胡到切,也当在去声。

发音浊图豪韵晓纽一等之獠字,《广韵》奴刀切,在泥纽,此入晓纽不合。

同图爻韵明纽二等之毛字,《广韵》莫袍切,本书列二等,不合。